

亦舒新经典
YISHU XIN JING DIAN

灵魂深处，
她知道，
那都用她最珍惜最宝贵的
一样东西换来，
心内揪动地痛。

印度墨

亦舒

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亦舒新经典
YISHU XIN JING DIAN

印度墨

亦舒
著

灵魂深处，
她知道，
那都用她最珍惜最宝贵的一
样东西换来，
心内揪动地痛。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非经
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(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
星马地区)发行、销售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印度墨

亦舒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6.11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7-5360-4872-6

I. 印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9361 号

责任编辑: 詹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: 吴为华

封面设计: 黄炜瑜

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东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 1 插页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4872-6/I·3826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亦舒

原名倪亦舒，生于上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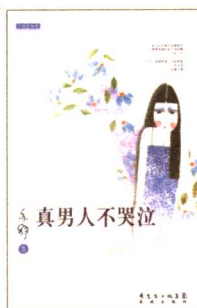
十五岁开始发表小说，十七岁开始替《明报》
写稿，时为中学生。

曾任职记者、编辑、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官等。

惟一不曾中断的是写作。

早年留学英国，现居加拿大，为全职作家及家
庭主妇。





责任编辑：詹秀敏 李 谓
 特约编辑：吴为华
 封面设计：黄炜瑜



陈裕进回到祖父母身边唯一原因是学中文。

十岁到旧金山居住的他只谙粤语，也会一两句普通话像“你好吗”、“谢谢”、“豆沙汤圆真好吃”……

那怎么够应用，趁暑假，母亲对他说：“回去学四个月中文，回来时要会写会读。”

廿一岁的裕进已经约了朋友去大峡谷观光，一听，皱上眉头。

“妈妈，钻研中文是一辈子学问，不急在一时。”

陈太太似笑非笑，精明的双目看到裕进心里去，“知子莫若母，你休想瞒我，爷爷在等你，不由你不去。”

裕进把手臂搭在母亲肩上，“待我去完品塔贡尼亚冰川再说。”

“冰川你的头。”

“今年夏季欧洲有日全蚀，我不去亚洲。”

陈太太一摇身子，摔甩儿子的手。

裕进气馁，“好好好，我去，学不会不回家。”

陈太太凝视这个年轻人，真难以想像已经大学毕业长得足六英尺高，浓眉大眼，笑容可爱，唯一缺点，或是说优点也好，是太过会得享受生活，始终不觉得学业或事业是生活全部。

与他姐姐裕逵不同，裕逵一早进了名校，现正修硕士。

陈太太感喟说：“我小时候，父母习惯从来不碰触子女四肢，不像你们，动辄拥抱亲吻。”

裕进把脸贴到母亲耳边，“那多可怜。”

“你们这一代确是不一样了。”

小小裕进最爱抱，宛如昨日，三两岁的他一点小事就号啕痛哭，非要妈妈抱着哄撮不可。

有一首儿歌，他常常唱，叫“弹跳弹跳宝宝我，在妈妈膝上蹦蹦”，岁月如流，今日已经成年。

他抓起篮球，“我去找袁松茂。”

袁松茂是他好同学，来自香港，毕了业，打算收拾行李返家。

裕进同他打听：“听说，香港的女孩子最骄傲。”

袁松茂笑，“最美，当然最冷。”

“也有人说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标致了。”

袁松茂不以为然，“吃不到葡萄的人自然都那样酸溜溜：呵，花不再香月不再圆，还有，时势不再好。”

“依你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仍然大有可为，回去，住我家，我带你到处逛。”

裕进说：“我对城市生活不大感兴趣，我一向喜欢大自然。”

“这个城市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你说得它好似一个女子般。”

“保证你不会失望。”

袁松茂父亲在都会经营广告公司，十分有脑筋，兼做数码摄影，搞电脑特技，非常吃得开，不是不受经济低潮影响，但安然无恙。

年轻人说走就走，手提行李一件，就上了飞机。

旁边坐两个混血女孩，袁松茂起劲攀谈，裕进呼呼大睡。

醒过一两次，还未到，裕进诉苦：“最怕乘长途，唇焦舌燥。”

松茂答：“行政人员每月起码飞三五次。”

“我才不要穿西装挽着手提电脑跑天下做信差。”

“你这样疲惫想做什么？”

“租两亩地种草莓，闲时在果树荫下写诗。”

松茂没好气，“也许有人世未深崇尚浪漫的女孩会跟你去。”

裕进用外套遮着头再睡。

这次很快到了，睁开眼，见松茂正与混血女交换电话地址。

一出来就看见爷爷亲自来接他，抬起头，一脸盼望。

年轻的裕进鼻子发酸，不论学不学得到中文，都应当回来。

他一个箭步上去紧紧搂住祖父。

老先生眉开眼笑，“裕进你又长高了。”

裕进一眼看到祖父缺了一只门牙。

“爷爷，我陪你去镶好牙齿。”

“谁看见？算了。”

裕进怪心疼，“我看见。”

“好好好。”

老人忽然起劲起来，真的，万一要见孙媳妇，整齐一点。

家里还雇着司机，把两个年轻人载回家。

袁松茂说：“别忘记联络。”摇手道别。

祖母正在搓麻将，特地放下牌来看裕进，“都是你妈，崇洋，把我儿子叫了去外国陪她，一年见不到一次。”

陈老太太比媳妇矜贵，外国生活到底清劳。

她转过头去同牌搭子说：“我才不去外国长住，左一句清人，右一句支那，受不了。”

裕进把祖母重新按在椅子上，替她摸一张牌，“一只鸟，有没有用？”

牌搭子都笑起来，“原来在做索子。”

裕进淋一个浴，喝了绿豆汤，取过中文报纸，试读新闻：“先夫……九十二……主内安息。”

祖父过来，“嘘，这是讣闻，叫你祖母听见了要骂你，过来，帮我做模型。”

祖父有个特别嗜好，他喜欢在瓶子里装砌模型帆船，真考耐心，一坐整个下午，用小钳子伸入瓶颈逐件砌好。

裕进眼力好，手指够力，一下子做好一半。

祖父高兴得不得了。

牌局散后，祖母过来同他说话。

天气热，裕进摊在藤榻上，看到祖母脚上有痱子粉，想起极幼时，祖母也替他扑粉，然后把他的胖手胖脚搂在怀中。

他仿佛看到小小的自己到处乱跑，用蜡笔在墙上涂画。

“这次好了，多住一会儿。”

真热，街上全是人，大厦每一个单位都有人搓牌，要不，拔直喉咙唱歌，真是个嘈吵的城市。

裕进在杂声中睡着。

第二天早上他上门去学中文。

老师是一位中年太太，姓邓，住郊外。

她的教学方法颇为特别，像古时书塾，琴棋书画一个人包办。

裕进不但要读书写字，还练书法国画，并且欣赏戏曲音乐，每天三小时很快过去。

下午也有一个女学生上门，十分留意陈裕进。一日，邓老师藉故说：“丘永婷想知道你有没有女朋友。”

裕进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已经订婚。”

那个叫永婷的女孩子不错，略具气质，但是，裕进喜欢的女孩子不属那类型，一口拒绝。

他记性好，学得快，老师不教会话，专心传授诗词，裕进十分吸收。

正当老人家庆幸从未见过那样听话斯文的年轻人之际，魔鬼的引

诱来了。

那已是晚上十时，裕进躺在床上看自然记录片：一群啄木鸟将一棵大树啄成蜂窝，每只小洞内储藏一枚橡子，预备过冬，裕进觉得可笑，看上去多像人类的银行保险箱。

电话忽然响起，“喂，出来玩。”

“什么？我都睡了。”

“神经病，快起来。”

“改天行吗？”

“今天是我廿二岁生日。”

“哟，失敬失敬。”

“快出来，十分钟后我来接你。”

裕进只得换上便衣，果然，袁松茂的吉普车立刻到了。

他大声叫：“男人身体机能我们在这年纪已经衰退，来，快快悲情地庆祝。”

车里还有两个朋友，都像喝过一点酒，情绪高涨，大声说笑，裕进不由得说：“让我来开车。”

松茂也不客气，“你听我指挥，现在直驶，到了小路尽头，转右，再向前，拐左，上公路，看着市区指标……”

像人生路一样，见招拆招，见一步走一步，不知走往何处。

似他们，在小康之家出生，已是走在康庄大道上，只要不犯错，可以顺利舒服地到达目的地。

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，生在荆棘堆，不知要如何挣扎才出得来。

“转进这个停车场。”

使裕进诧异的是，快深夜十一点了，车龙不绝，处处是夜游人，进酒吧门口还需轮候。

噫，不是说经济不景气吗？

终于进去了，听见一组爵士乐队正在演奏，气氛的确不错，站了片刻才等到空台子。

大家叫了啤酒，袁松茂已经开始与隔壁台子一个穿露背裙的女子挤眉弄眼。

裕进劝道：“不是同来的不要搭讪。”

松茂答：“那到这酒吧干什么。”

他同来的朋友已经找到对象坐到别处去了。

风气竟这样开放，裕进又一次意外，他还一直以为东方是东方，西方是西方。

与露背女同在一起的男生已经怒目相视，火药味十足。

他说了女友几句。

但是那冶艳女不听他的，索性对牢裕进他们笑。

袁松茂示意她过台子。

那一个晚上活该有事，那女子一站起来，已经被男伴拉走。

袁松茂喊：“喂，你不可勉强这位小姐！”

电光石火间，他面孔已经吃了一记耳光，接着，那个女郎也挨了一下，顿时尖叫起来。

裕进叫：“住手，不得打人。”

那人伸手一拳，被裕进眼快格开，袁松茂扑过来往那人腹部打去，那人退后几步，撞跌台子，场面混乱起来。

警察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掩至，效率高得叫人吃惊，全部有关人等都带到警局问话。

在街上，风一吹，大家都清醒了，默默无言。警察说：“请出示身份证明文件。”

奇是奇在三个年轻人都拿护照。

袁松茂解释：“没事，玩得过分了，以后会收敛，对不起，劳驾了你们。”

警察板着脸：“真的没事？”

“真没事。”

“你们是朋友？”

“不打不相识，现在是了。”

警察又问：“在外国，也惯性这样争风？”

大家看向那个女郎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。

灯红酒绿之下，觉得她销魂，在派出所无情的日光灯下，只见她憔悴的黑眼圈已经糊掉，头发枯燥焦黄，叫他们吓一大跳。

警察似笑非笑：“可看清楚了？”

派出所释放了他们四个人。

走到门口，那女子问：“谁送我回家？”

三个年轻男子像见鬼一般跳上计程车就走。

回到家，天已经蒙蒙亮。

祖父早起，在园子练太极拳，看到孙儿，奇问：“一身汗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嘘，别叫祖母看见。”

“裕进，社会风气不好，你交友需分外小心。”

“是，知道。”

“去淋个浴，我带你去逛花市。”

裕进陪祖父去买花，他看到了许多亚热带土生花朵：茉莉、姜兰、栀子，全白，香气扑鼻，叫他迷惑。

小贩与老先生熟稔，攀谈起来：“是你孙子？这么英俊，又听话。”

“还在读书？呵，大学已毕业？”

“好福气，很快就有曾孙。”

太阳升起，热浪来了，裕进背脊又开始凝着汗珠，回去，恐怕又得淋浴。

到家，插好花，袁松茂电话追至。

“别再找我，我们已经绝交。”

“昨夜真对不起。”

“正式损友。”

“刹那间什么事都会发生，幸亏无人带枪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”

“你本来浮躁的性格在这流动的会更加危险。”

“我今天正式上班。”袁松茂说。

裕进意外，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家父的广告公司。”

“呵，子承父业。”

“他叫我好好干，否则，公司传给姐姐姐夫，叫我乞米。”

“呸，宁可信其有。”

“几时到我公司来看看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裕进说：“我俩已经绝交。”

他挂断电话。

除了学中文，裕进也没闲着，他陪祖母逛街购物，时髦的她极爱打扮，买的都是半跟鞋，裕进亲手服侍她试鞋，售货员都忍不住抿着嘴笑。

“五号太小，请给双五号半，连咖啡色的也一试。”

有一位中年女客走进来，看见这个殷勤的年轻人，十分喜欢，坐在他旁边，吩咐：“替我拿七号来看一看。”

裕进并不解释，又喊出来：“露趾银色七号。”

结果还帮人家做成了生意。

祖母钟爱地凝视他，“裕进，你立定心思游戏人间？”

裕进陪她去喝英式下午茶。

裕进想起来才答：“也不一定，也许会教书。”

他替祖母斟茶，“这是英国人唯一留下的记认？”

祖母答：“已变了许多，从前到底都崇洋，设法到外国留学，学洋人的玩意儿，现在鼓吹另外一套。”

裕进点头，“换下洋装穿中装。”

祖母的意见十分精灵，“是改良唐装，又加些东洋味，近年竟无故

刮起东洋风来。”

裕进不表示意见。

“我们这一票上了年纪的人对新作风有点不习惯。”

裕进轻轻说：“也不能一辈子做殖民地——”

这时，陈老太碰见了熟人，一位中年太太带着女儿索性在他们那桌坐下。

“我女儿嘉盈，你们都来过暑假，大家谈谈。”

那女孩皮肤白皙，有点骄傲，说自剑桥回来。

裕进不发一言，非常客气，那女孩也不多话。

不，她也并不是裕进喜欢那一类型。

半晌，她问：“最近看什么书？”

裕进微笑答：“《心灵鸡汤》。”

那汤嘉盈睁大双眼，“你说笑。”

裕进泰然说：“为什么不？简单、易读，又有共鸣，它们现在还分门别类；有给毕业生的鸡汤及新任母亲的鸡汤，妙不可言。”

汤嘉盈说：“我很欣赏你的幽默感。”

“你呢，”裕进问：“你看什么书？”

汤小姐昂一昂头，裕进满以为她要背出几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南美洲作家大名，如聂路达与马尔盖斯之类，结果没有。

终于她说：“我重看了金庸全集。”她有点喜欢陈裕进。

裕进笑笑，总算有人愿意踏出第一步，不过，她仍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

汤太太还有点事，带着女儿告辞。

裕进结账，他与祖母刚要走，忽然见到汤太太气呼呼赶回来，像是忘了东西。

但不是，她有点腼腆，同裕进说：“下星期六是嘉盈生日，请你来吃顿便饭。”

裕进连忙答：“是是是，有时间一定来。”

汤小姐太过分了，大热天，把略胖的中年母亲差来差去，自己为什么不开口呢！

他与祖母上车。

老太太探头过去问：“汤嘉盈好不好？”

裕进不置可否。

她没有炽热的生命，廿多岁的一生中没有流过泪淌过汗，整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层一件摆设，父母优厚条件栽培下的所谓淑女。

裕进自问没有资格抬一件这样名贵的装饰品回家供奉。

陈老太轻轻问：“太瘦？”

裕进改说：“今日收获颇佳，买了七双鞋。”

“可不是，许久没有试得那么畅快。”

到了周末，裕进假装忘记约会，什么表示都没有，在家里重看星球大战三部曲。

他听见有人来电话催促，祖母同对方说：“他祖父有点事，与他出去了，不知道几时回来，没说起。”装老糊涂。

真好真合拍，裕进甚爱祖母作风。